

月儿圆圆

■ 何小雯

日子越是逼近中秋,月亮便越发圆润饱满。

头上的月,飘在空旷漆黑的天幕,没有林立的高楼遮挡,没有闪烁的霓虹晃荡,没有密匝的防盗网切割,显得深邃、温润、饱满、迷人。凉风拂铃,虫鸣阵阵。月光如水,缓缓游动,穿过操场的树梢,爬过迎风点头的绿萝,吻过莲叶下安睡的鲤鱼,抚过天台破碎的隔热砖,并最终,落在深情凝望她的我的身上,温柔而慈悲。仿佛很久以前,我便读懂了她这份博大的慈悲,世间万物,皆可共婵娟。

我的记忆,在越过那片月色,回身去看的瞬间,便逆流而上,回到了许多年前,十五的夜晚。

中秋节赋予小孩子的意义不是团圆,而是由团圆滋长的美食。母亲为过节而早早买的几筒月饼,到了十五这一天,我对其失去了兴趣,也忘了在此之前,为了偷吃一个饼,常常像只老鼠一样鬼鬼祟祟在米桶周围绕来绕去。无奈母亲更像只实力超群的猫,将饼守得严严实实。装在红色油纸里的月饼,在这场鼠与猫的对峙里,香气慢慢渗入了包裹着它们的大米上,以致到了十五这天,它们于我没有了诱惑力。实际上,是因为我有了更期待的对象。

高城里上班的父亲,一年到头开着个油罐车到处跑,哪怕是除夕也有要上班的可能,中秋那天,公司却会大发慈悲

的从当天下午放假,连着两天。还给发过节礼品,两盒月饼,两袋米,两瓶花生油,两袋水果。母亲会为米和油欢欣,而我则是对着那两盒月饼垂涎三尺。铁盒装的月饼,在乡下还是稀罕物件,左邻右舍吃的大多是红油纸装的,四个一封,冬瓜蓉或是五仁馅。而父亲捎回来的铁盒月饼,有莲蓉蛋黄和草莓哈密瓜等水果味的,盒子也因五彩斑斓,栩栩如生的图案,成了我们抢夺的对象。

七岁那年,父亲照例在晚饭前踩着自行车赶回了家过节。捎回来的月饼盒子瞬间吸引了我眼球。圆形铁盒上,皓月当空,貌美如花的嫦娥抱着玉兔,彩带飘飘,仙气满满;身旁两童子,喜气洋洋抬举一金盘,盘上大红仙桃,鲜嫩饱满。我想将盒子据为己有,冒出来一句,“今年不叫外婆大伯他们一起赏月了吧。”立马惹来母亲一顿嗔骂,我心里只能黯然为精美的盒子哀嚎,不知道它们又会被谁开口要了去。

自从父亲捎铁盒月饼回家,母亲就开始拉起我的小手,于朦胧月色里走向外婆家,大伯家,堂哥家,邀他们一起吃饼赏月。

母亲会在摆好赏月的供品后,带上银色手电筒,领着我出门。几家人的房子相隔不远,外婆在隔壁村,约有七百米,而大伯、堂哥就住在一百五米外,只不过黑夜、乡间小路、照明工具等条件的限制,徒增

了道路的漫长而已。一路上,母亲用被生活打磨得粗糙的大手紧紧拽着我稚嫩的小手,温柔说着关于天上月宫的神话故事,偶尔路边睡觉的虫子,被我们的脚步声惊醒,继而发出一阵慌乱的鸣叫。

我家那座三层的红砖房,在一众瓦房里算是鹤立鸡群,赏月有了目无遮挡的好位置。众人于天台处,围席而坐,中间摆上月饼、葡萄、雪梨、柚子、葵瓜子、米饼,以及茶水。最先尝的定是父亲捎回来的月饼,两盒饼共八个,母亲麻利地将饼从盒子里统统拿出,拆除包装,手起刀落,一分为四,全然不顾我在旁,眼巴巴看着,目光里流转的乞求,哪怕给我留下一个也是好的啊,可母亲只给我留下她自己手中那一块。

待到席上吃食差不多都进了众人肚子的时候,父亲和大伯他们也聊完了田里庄稼,山头果树。虫鸣犬吠,像是归家的号角。大伙也终于站立起来,准备打道回府。那两个我心心念念的月饼盒子,最后落进了我伯娘和堂嫂的怀里。

经年之后,我记忆的土壤,许多旧物都被日晒枯,雨淋朽,风吹倒,慢慢了无痕迹。唯独年少时那轮圆圆的明月,十五夜和母亲走过的那段乡间小路,还有月下那张张被共度的好时光撑圆的脸庞,逆向生长着,随着岁月越是朝前,它们越发青葱葳蕤自生光。

童年的中秋

■ 陈东亮

童年时
从年初开始
就盼着中秋的到来
而一轮又一轮的月缺月圆
从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到月光初现的夜晚
从星光灿烂到月光如银
总感到时光过得如此缓慢
翘首盼望着
那带着凉风的圆月之夜
早点来临
可那个梦中追逐的中秋圆月
始终遥远

中秋的月圆了
溢着饼香的日子也就到了
尽管全家只有一个或两个小小的月饼
哪怕一个也没有
我也能尝着外婆做的香芋饭
照样香溢童年
香满中秋

中秋的夜晚
当一轮明月挂上树梢
皎洁的月光
带来一片清朗的世界
一群小伙伴在雪白的月光下
听着大人讲有关月亮的神话
围着圆圈
做着简单却欢乐的游戏

时光无情地流逝
流走了数十个中秋
流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
流走了宝贵的青春
却流不走我对童年美好的记忆

中秋月夜

■ 苏旭

桂魄银光照九州,
良宵欢聚贺中秋。
喜逢盛世精神爽,
赏月携君上玉楼。

月光光,照地堂

■ 林翠珍

“天上秋期近,人间月影清”,秋分过后,白天虽燥热,但夜晚的丝丝凉意,沁人心脾。漫步寂静的庭院中,月光轻轻洒落,尘封的记忆,慢慢打开。

时光倒流二十年。犹记那时,皓月当空,圆润皎洁,七八颗星星眨着眼睛,乡村夜色静美祥和。大人们坐在一起乘凉、聊天,我们则追逐打闹,乡村小道满是欢声笑语。如果外婆讲故事,我们就排排坐,静静听。但外婆一讲完,大家又跑开了。跑累了,我就躺在草垛上,望着月亮出神。这时,月华如水,倾泻而下,铺满沙子的小路变成了银白色。我忽然觉得,月亮最喜欢我,我走到哪,它就跟到哪。

我又惊又喜地告诉小伙伴,她却说我月亮只跟她跑。我想出办法:她跑回家去,而我站着不动,盯紧月亮。不一会儿,传来喊声:“没有错!月亮跟着我跑回家了!”可是,月亮明明一直没动啊!我们吵了起来,外婆闻声跑来,一问缘由,大家都笑出了眼泪。

我才明白,原来月亮不是我独有。大人又吓唬我说,用手指指了月亮,就

要拜它,否则会被割耳朵。我不由得讨厌起月亮了。又一个夏夜,我在院子里看月亮,心想:月亮,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偏要指你,我再拜一拜不就行了!这天晚上,我得意洋洋地指了很多次月亮,还痛痛快快骂了它一顿。顷刻间,一片大乌云飘过来,把月亮盖了个严严实实!啊,月亮不见了,我还没拜它呢!我一下子慌了,心中一千一万个祈求月亮出来!外婆喊我:“先吃饭,等等月亮就出来了。”

“不吃!”我大声喊。

“乖乖,那先来洗澡吧!”外婆用木盆为我打好了水。

“不洗!”我几乎要哭出来了!

无论外婆怎么哄,我都听不进去。只知道我要被月亮割耳朵了,我心急如焚,“哇”一声大哭起来,说道:“月亮你快出来吧,我再也不指你了,再也不骂你了!”幸好,没多久,那块厚重的云翳移开了,月亮重现脸庞,我终于如愿以偿,拜了又拜月亮。那晚我因为哭乏了,早早就依偎在外婆身边,外婆轻哼着歌谣:“月光光,照地堂,虾仔你乖乖

训落床……”我酣然进入了梦乡。

谁又会被“月亮割耳朵”的故事唬住一辈子呢?我上了中学后,就再也不信了。但外婆总记得,每次闲聊,都会提起。外婆老了,她常常一遍又一遍地说起我小时候的事,却不知她重复了好多遍。每年中秋,我回去和外婆相聚。一轮明月升起时,外婆已洗净了水果、沏好了清茶,在庭院撑开一张方桌,将月饼、果品和清茶摆上桌面,再点燃三根香,插在切好的番薯块上。这是家乡的习俗——拜月亮。外婆虔诚地跪在地上,双手合十,对着圆月祈福,愿家好月圆,愿在他乡的舅舅、妈妈万事顺心。外婆又笑咪咪地摸摸我的头,对月亮说道:“还要保佑我的乖孙女,健康成长,学业进步!”我们品尝月饼,聊着天,月光照在外婆的笑容和银发上,添了几分娴静,煞是好看。

我上大三那年,外婆得了重病。有一晚,我看外婆吃完饭,想让她休息一会,便起身去了舅母家。我再回来时,外婆房间还亮着灯,可我走到院门时,一声“外婆”还没喊出口,里面两扇大门关了,

还听到拨动门闩的声音,随后便是外婆缓慢又沉重的脚步声。没多久,外婆房里的灯也关了。我木然地杵在门外,四下寂静无声,庭院里,白如雪的月光照着地面,草木显得那么伶仃孤苦。一缕月光跳入窗口,也许正投在外婆的床前。月光如此美好,外婆却不得已卧病早睡,伴随她的是分秒难熬的漫漫长夜……想着想着,我委屈又难过,泪如泉般涌落,深知我和外婆之间,有一道无法跨越的生命时差,将我拒之门外!

外婆并没有怎样给我们“添麻烦”,入院几天后,一个深夜,外婆微微睁开眼说要回家。舅舅把外婆带回家了。那晚的月光,很亮很亮,照亮了外婆回家的路。不多时,外婆就抛下我们,与世长辞。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难以接受,曾跳跃着童真和快乐的那片月光,竟又担负了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

“月光光,照地堂……”当我在他乡再听到这歌谣,于悠悠岁月中回望,那些悲欢离合已化作幸福的眼泪。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我想念外婆,想念故乡的月光。

明月何时照我还

■ 张成林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

